

大額我略：《厄則克耳證道集》

黃克鏗

前言

額我略聖師約在公元 540 年出生於羅馬城一貴族家庭，年輕時接受了羅馬學府的古典教育。573 年出任羅馬城行政長官，但不久即辭去官職，獻身度隱修生活。他將自己在羅馬城的祖業改建為隱修院，與其他同道一起度隱修生活。579 年教宗把他擢升為執事，並派遣前往君士坦丁堡出任駐宮廷教宗代表。額我略帶領了一些隱修士同行，以便在君士坦丁堡可以繼續度隱修生活。

590 年教宗逝世，額我略被選為繼位人；他不得已接受了這艱鉅的任務，當教宗直至 604 年辭世。那時北方蠻族 (Lombards) 已入侵意大利，羅馬城也曾一度被圍攻，幸得教宗以厚金使之退卻。教宗在任期內一面須保護人民的安全，一面要捍衛信仰的正統，他的任期可說是充滿內憂外患的考驗；但額我略始終能以羅馬人傳統的責任感和毅力，履行教宗的任務。可是由於他本人對默觀生活的深切嚮往，加上當教會牧者職務的繁重，額我略多次透露對於往日在修院中度隱修生活的眷戀。默觀遂成了聖師靈修著作的主題，他對於默觀生活與牧靈服務生活彼此的關係有格外深入的反思¹。

大額我略是著作特別豐富的一位教宗，作品大多以詮釋聖經為體

1 參 Bernard McGinn, *The Presence of God: A History of Western Christian Mysticism*, vol. II, *The Growth of Mysticism*. New York: Crossroad, 1994, 34-79; 作者以「默觀」為主題介紹大額我略靈修思想。

裁，其中最重要及篇幅最長的是《約伯傳倫理釋義》²，共 35 冊；是從靈修及倫理實踐角度寫的聖經注釋；這是額我略在君士坦丁堡任教宗代表時，給予同行隱修士的訓話錄。其次是《厄則克耳證道集》共 22 篇講道，分上、下卷。上卷詮釋厄則克耳蒙召作先知的神視(則 1:1-4:3)，下卷詮釋先知有關新聖殿的神視(則 40)³。這些證道是額我略當教宗期間在羅馬宣講，聽眾包括隱修士及一般信友。額我略的著作也包括《福音證道集》、《牧靈指南》、《對話錄》及其他一些聖經釋義，以及八百多封書信⁴。

大額我略在基督宗教靈修學史佔重要地位，聖師代表教父靈修及中世紀靈修的橋樑；他一面繼承了教父時代，尤其奧思定及嘉先的靈修思想，一面開創了中世紀代表隱修院文化的靈修傳統⁵。一如《約伯傳倫理釋義》，《厄則克耳證道集》也屢屢談論「默觀」的主題，包括了聖師有關默觀和神秘主義的主要言論；可視為有關「默觀」的經典之作。可是額我略不是系統性地討論默觀這題目，他的有關默觀的訓導散見於各篇證道，即使在一些證道裡，聖師也提供較長篇的連貫

2 拉丁文及意大利文對照：*Moralia in Job*, ed. Marci Adriaen, in *Opere di Gregorio Magno*, vols. II/1-II/4, Roma: Città Nuova, 1992-2001；以下簡作 *Opere*。英譯本：*Morals on the Book of Job* by S. Gregory the Great, Oxford and London: Parker & Rivington, 1844-50。

3 拉丁文及意大利文對照：*Homiliae in Ezechielem*, ed. Marci Adriaen, in *Opere di Gregorio Magno*, vols. III/1-III/2, Roma: Città Nuova, 1992-93；英譯本：*Homilies on the Book of the Prophet Ezekiel*, tr. Theodosia Tomkinson, Etna, CA: Center for Traditionalist Orthodox Studies, 2008；以下簡作 *Homilies*。

4 大額我略全部著作可見於拉丁文及意大利文對照：*Opere di Gregorio Magno*, vols. I-VII, Roma: Roma: Città Nuova, 1992-2008。

5 參 Jean Leclercq, *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for God: A Study of Monastic Culture*, New York: Fordham UP, 1961, 33。

性討論⁶。筆者嘗試按照以下四個項目探討該書有關默觀的思想；一·默觀與聖經；二·默觀的準備；三·默觀經驗的描述；四·默觀生活與服務生活的關係。

1. 默觀與聖經

按照教父傳統，默觀與聖經有極密切的關係，默觀主要表示領略聖經文字裡蘊藏著的「屬靈意義」(spiritual sense)。在談論默觀時教父們屢次使用「神秘」(mystical)一詞，這詞的希臘文 *mystikos* 原來是「隱藏」的意思，教父用以表示在聖經文字裡隱藏著更深的意義，發現和領會這意義便是一種「神秘」或默觀的經驗⁷。額我略承受了這教父傳統，因此，他有關默觀或神秘思想的著述都是以詮釋聖經為題材，主要是於《約伯傳倫理釋義》及《厄則克耳證道集》。在這兩部著作裡額我略多次使用「神秘」一詞，大概每次都與對聖經的更深領略有關⁸。

在《約伯傳倫理釋義》序言裡，額我略說明他詮釋時採用的方法是依照聖經的三重意義：「歷史意義」(historical sense)，「寓意解釋」(allegorical/ typological sense)，及「倫理意義」(moral sense)⁹。有關聖

6 以下是《厄則克耳證道集》討論默觀較重要的部分：論默觀本身：*Hom. in Ez.* 1.7.8-10, 1.8.13-17, 1.8.30-32, 2.1.16-18, 2.2.1-3, 2.2.12-15, 2.3.8-11, 2.4.15, 2.5.8-11, 2.5.17-20, 2.7.10；論默觀與行動：*Hom. in Ez.* 1.3.9-13, 1.5.12-13, 1.10.24, 2.2.7-15, 2.3.22, 2.6.5.

7 參 Louis Bowyer,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vol 1.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Fathers*, New York: Sercurbury, 1963, 405-416; idem, *The Christian Mystery: From Pagan Myth to Christian Mysticism*, Petersham, MA: St. Bede's Publications, 1990, 149-171.

8 參 McGinn, *Growth of Mysticism*, 41 and note 56.436.

9 *Ep. Leandro* 3; *Opere*, vol. I/1, 85.

經的三重意義來自奧力振(Origen)提倡的釋經方法，但額我略本人特別偏重聖經的倫理實踐的意義，認為這對於基督徒靈修生活格外重要。

一般來說，額我略更喜歡談論聖經的雙重意義，即「歷史」或「文字意義」，及「屬靈」或「神秘意義」。聖師以不同的圖像解釋聖經的兩種意義，他把聖經比作「燧石」(silex)，表面看來是一石塊，但敲打燧石可以生火，這表示在聖經文字意義裡隱藏著屬靈意義的火焰¹⁰。聖師也把聖經比作「食物」和「飲料」，像取用食物一般，聖經的屬靈意義必須經過咀嚼才可以嚥下；但文字意義比較淺白，可以像飲水一般直接喝下去¹¹。

額我略闡釋《厄則克耳》以下經文：「我觀望時，看、有一隻手向我伸來，手上有一卷書。他把那卷書在我面前展開，內外都寫著字」(則 2:9-10)。聖師對「內外都寫著字」作以下解釋：在外面寫的是聖經的歷史或文字意義，在內卻包含經文的寓意解釋或屬靈意義。聖師更提出那隻手象徵基督本人，祂把書卷展開，表示基督親自給信徒講解聖經，使他們明白隱藏著的屬靈意義(瑪 13:37-43; 路 24:25)¹²。

額我略詮釋聖經時，目的格外在於顯示經文的屬靈意義，但他也重視聖經的文字意義，認為是建設屬靈意義的基礎；而且文字意義比較明顯，一般信徒也能領會，可以獲益不淺。因此，在解釋加納婚筵

10 *Hom. in Ez.* 2.10.1; *Homilies*, 439.

11 *Hom. in Ez.* 1.10.3-7; *Homilies*, 183-187.

12 *Hom. in Ez.* 1.9.29-20; *Homilies*, 176-177.

變水為酒的奇蹟時(若 2:1-11)，聖師指出耶穌首先吩咐僕人把石缸灌滿水，然後祂才把水變為酒；這表示信徒必須先設法了解以水為代表的文字意義，然後耶穌才把水提昇化成代表屬靈意義的美酒¹³。

額我略引述厄則克耳有關活物和輪子的神視：「活物行走時，輪子也跟牠們一起轉動；活物由地面升起時，輻子也升起」(則 1:19)。聖師把活物解作聖徒，把輪子比作聖經。透過這經文聖師對於信徒與聖經彼此的關係表達了創新的見解：天主聖言與讀者一起增長，信徒越深入了解聖經，聖言也越深入進到信徒身上，充份發揮它的能力。配合上述經文來說，當信徒停留在聖經的文字意義時，象徵聖經的輪子也只能停留在地面；當信徒受到默觀神恩的光照，領略聖經的屬靈意義時，就好像活物由地面升起，而輪子也隨著上升¹⁴。

在釋經時，額我略強調舊約和新約的統一，他引述厄則克耳先知論及四個輪子結構的式樣，「好像輪子套在輪子中」(則 1:16)。聖師認為這話表示新約已藉著「寓意」的形式隱藏在舊約的文字裡；舊約所作的許諾在新約實現，舊約所暗示的事情在新約明顯地宣佈出來。聖師也表示那將舊約與新約聯繫起來的便是基督本人，在祂身上可以找到舊約文字所隱藏著的屬靈意義¹⁵。額我略以基督為中心的寓意釋經方法在《厄則克耳證道集》上卷第二篇證道清晰表現出來，聖師把先知在革巴耳河畔被召時看到的神視，與耶穌開始傳道時在約旦河受洗看到的神視相比，表明厄則克耳先知是耶穌的預象。先知看到的四活物雖具有不同的形像，但同時又「都有人的形狀」(則 1:5)；因此，

13 *Hom. in Ez.* 1.6.7; *Homilies*, 98-99. 《厄則克耳證道集》上卷，第六篇證道全篇談論聖經的各種意義，包括額我略有關寓意釋經的重要言論。

14 *Hom. in Ez.* 1.7.8; *Homilies*, 117-118.

15 *Hom. in Ez.* 1.6.12,15,17; *Homilies*, 102, 104-106.

額我略認為四活物一面代表四位聖史，但同時也象徵基督本人——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眾人的典型。¹⁶

2. 默觀的準備

依額我略的見解，默觀是來自天主的恩賜，但為了接受這恩典，我們必須作適當的準備。聖師提出的準備可以分為遠預備和近預備兩方面；前者包括內心的淨化及皈依的過程，後者是指排除分心雜念及一切圖像，以便達致內心寧靜的狀態。

2.1. 淨化與皈依

額我略在他的著作裡數次引述《創世紀》所載雅各伯與天使搏鬥的一幕(創 32:25-33)。經過了一夜的搏鬥天使看到自己不能制勝，便在雅各伯大腿窩上打了一下，使他的腿失去力量，只能以單腿走動。聖師把雅各伯的兩腿比作人的兩種願望：對天主的渴慕及對世界的貪慾；聖師表示默觀者不能同時保持這兩種願望，當天主的愛在我們心中增長時，肉性的願望便自然減退；兩者的增長是成反比的。雅各伯整夜與天使搏鬥可比作淨化的過程，天亮時他只能以單腿行動，表示這世界的吸引對他已失去力量，他整個人只靠天主的愛的單腿支持¹⁷。

額我略屢次提出「肉性」(caro/flesh)與「靈性」(spiritus)的對立，他也列舉一些這兩種不同傾向的內容。肉性的傾向是：貪戀現世的事物、喜愛暫時勝於永恆、企圖向仇人報復、慶幸敵人的失敗等；靈性

¹⁶ *Hom. in Ez.* 1.2.5-7, 19-21; *Homilies*, 44-45, 54-57.

¹⁷ *Hom. in Ez.* 2.2.13; *Homilies*, 288-289; 參 *Mor. in Job* 4.33.67; *Opere*, vol. 1/1, 375.

的傾向剛好相反：愛慕天上的事物，卻輕看現世短暫易逝的事物，因著仇人的喪亡而感到哀傷等¹⁸。由此可見，額我略所指的「肉性」不限於肉體的貪慾，卻表示因著原罪而墮落的人性，這墮落後的人性是與聖神的引導相違背的。事實上在上述同一段文字裡，額我略對「肉性」和「靈性」的傾向也有更詳細的描述。他列出的「肉性」的傾向相當於保祿《迦拉達書》描述的「本性私慾的作為」，而「靈性」的傾向卻相當於「聖神的果實」(迦 5:19-23)¹⁹。因此，額我略提出的皈依的基本意義是從「肉性」轉向「靈性」，表示不該滿足本性的私慾，而要順從聖神的引導。

在談論悔改、皈依及默觀時，額我略喜歡使用 *compunctio* 一詞，有「刺痛」之意。這詞在《宗徒大事錄》出現：「他們一聽見這話，就心中刺痛(*compuncti sunt corde*)」(宗 2:37)。這「刺痛」可以來自內心的悲傷或喜樂；因此，額我略談論兩種內心的刺痛：「畏懼的刺痛」(*compuncti timoris*)及「愛的刺痛」(*compunctio amoris*)；這兩種刺痛都是來自天主的恩典，一般以流淚表達出來²⁰。

2.2. 超越圖像

額我略在《厄則克耳證道集》上卷的第五篇證道留下了有關默觀的長篇和重要的言論，討論進入默觀的近預備、默觀的意義、默觀生活與服務生活的關係等課題。這裡我們反思進入默觀的近預備，聖師

18 *Hom. in Ez.* 1.5.2; *Homilies*, 83-84.

19 《迦拉達書》列舉「本性私慾的作為」以淫亂，不潔開始，繼而列舉仇恨、競爭、嫉妒、忿怒、爭吵、不睦……等毛病；而「聖神的效果」卻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等。

20 *Hom. in Ez.* 210.20-21; *Homilies*, 455-457; 額我略把這兩種「刺痛」分別比作梅瑟所建會幕內銅祭台及金祭台(出 40:1-6)。

扼要地描述這過程如下：

第一步是收斂自己(*ut se ad se colligat*)；第二步是觀察收斂後的我；第三步是超越自我，把注意力集中於默觀那不可見的創造者。但除非首先學習從理智的眼目排除一切有關這世界或天上事物的圖像，並從思想中拋棄和踐踏一切來自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及味覺的東西，人便絕對不能收斂自己²¹。

在這裡額我略引述厄則克耳先知有關重建聖殿神視的一句經文：在新的聖殿裡「門與門相對」(則 40:13)。聖師注釋那彼此相對的兩度門，他表示人的靈魂是精神體，因此，必須放棄一切有形體的圖像，才能觀看自己的靈魂，這是進入第一度門。當人能以超越圖像的方式觀察自己的靈魂時，他便能進一步窺見那無形無像的造物者，這是進入第二度門。這兩度門是相通的，透過自我「收斂」(*recollection*)及「內省」(*introversion*)可以進入第一度門；從這門又可以通往第二度門，即是對天主的「默觀」(*contemplation*)²²。

在《約伯傳倫理釋義》額我略也表達了類似的反思，聖師認為假如靈魂能撇下一切有形的圖像，以超越形像的方式認識自己，那麼，人便能通過自己開啓一條導致認識永恆事物的途徑。這樣，靈魂好比一具「階梯」(*scala*)，人首先從外界的事物提昇返回自身，然後再通過自己往上攀登，趨向天主²³。在《約伯傳倫理釋義》另一處，額我略指出這種靈魂的皈依和提昇是來自恩寵觸動(*compunctio*)的結果，靈

21 *Hom. in Ez.* 2.5.9; *Homilies*, 339-340.

22 參 Cuthbert Butler, *Western Mysticism: The Teaching of SS Augustine, Gregory and Bernard on Contemplation and the Contemplative Life*, London: Constable, 1926, 97-101.

23 *Mor in Job.* 5.34.61-62; *Opere*, vol. I/1, 445.

魂因受到外界的吸引分散於許多事物，現在受到恩寵的感動而醒悟，勉力使自己「集結歸一」(in unum se colligere)，使能以愛心默觀那唯一而無形的存有²⁴。

額我略強調為了默觀無形無像的天主，必須放棄一切思想和圖像，包含繼承了教父的傳統，尤其來自嘉先的曠野教父靈修傳統。這種超越概念和圖像的祈禱稱為「單純祈禱」(pure prayer)，日後在中世紀繼續發展，14世紀英國佚名神秘者所著《不知之雲》(*The Cloud of Unknowing*)，便是這種傳統的傑出代表之作²⁵。

3. 默觀經驗的描述

在額我略以前，教父討論默觀時很少討論默觀的「經驗」，而額我略談默觀時卻多次使用「經驗」一詞，他一般使用拉丁文 *experimentum*，但偶然也用了 *experientia* 這詞；在他以後的中世紀靈修作者對默觀「經驗」的探討和分析便漸趨普遍²⁶。「默觀」一詞在額我略的著作裡也廣泛地應用，不易確定每次使用的含義。在額我略《福音證道集》的英文譯本，譯者通常把 *contemplatio* 譯作 *attentive regard*，即「專注」的意思。筆者認為這譯名很恰當，因為默觀的核心意義便是體驗天主的臨在，或對天主臨在的「專注」²⁷。這「專注」一詞還有另一好處，它可以包含「觀看」和「聆聽」的經驗；事實上，聖師多次談論默觀的這兩種經驗。聖師也談論「渴慕」的經驗，指出

24 *Mor in Job*. 23.21.42; *Opere*, vol. 1/3, 323.

25 *Conf.* 10.3.6; in John Cassian: *The Conferences*, tr. Boniface Ramsey, New York: Paulist, 1997, 372-375; Anonymous, *The Cloud of Unknowing*, ed. James Walsh, New York: Paulist, 1981.

26 參 McGinn, *Growth of Mysticism*, 71.

27 *Gregory the Great: Forty Gospel Homilies*, tr. David Hurst, Kalama 200;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0.

渴慕是默觀的主要內涵。

額我略以幾個基本圖像描述默觀的經驗，比如聽到天上的「聲音」，看到天主永恆的「光輝」，感覺到內心的渴慕的「熱火」等。讀者也許要問，上文額我略提出進入默觀的必需條件是排除一切圖像，達致無念的境界；現在聖師卻以「聲音」、「光明」、「熱火」等圖像描述默觀的經驗，這是否自相矛盾？但我們該注意，聖師提出該放棄的是一切來自身體感官的圖像，而他所說默觀時的視聽是指以「心靈的耳目」去聆聽或觀看。聖師注釋《厄則克耳》以下經文：「人子，你要用你的眼看，用你的耳聽」（則 40:4）；聖師解釋先知在神視中聽到的囑咐。要用「你的」眼看，用「你的」耳聽，認為這種加強語氣的方式表示邀請先知不要用一般身體的感官，卻要用心靈的耳目去聽或看。聖師說：「只有屬靈的人才擁有『心靈的眼目和耳朵』（*oculi atque aures cordis*）。他們以理智看見無形的事物及聽到對天主的無聲讚頌。」²⁸有關心靈感官的言論已可見於奧力振和奧思定的著作，後來發展為中世紀有關「靈性感官」（*spiritual senses*）的靈修思想。²⁹

3.1. 以心靈的耳朵聆聽

在《約伯傳倫理釋義》額我略多次以「聆聽」的經驗解釋默觀，但《厄則克耳證道集》聖師一般以「觀看」描述默觀的經驗；有關聆聽的敘述不多，其中一次是引述厄里亞先知在曷勒布山上與天主會晤的經過。聖經記載，當厄里亞聽到天主的聲音，「即用外衣蒙住臉出

²⁸ *Hom. in Ez.2.2.2; Homilies*, 280: "Truly eyes and ears of the heart are only possessed by the spiritual who see the invisible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and hear the praise of God."

²⁹ 參 Karl Rahner, "The Doctrine of the 'Spiritual Senses' in the Middle ages," in *Idem,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6, London: DLT, 1979, 104-134.

來，站在洞口」(列上 19:13)。即時厄里亞「用外衣蒙住臉」，額我略解釋厄里亞的動作含有兩種意義，首先，蒙住臉表示在天主面前的謙遜和尊敬，這是默觀者應有的基本態度；其次，聖師指出蒙住臉也表示把耳朵掩蓋，不聽外界的聲音，卻以「心靈的耳朵」靜聽那來自內心的聲音³⁰。在《約伯傳倫理釋義》，聖師也詮釋天主在曷勒布山顯現的一幕，在那裡聖師格外提出在暴風、地震、烈火過後，厄里亞聽到「輕微細弱的風聲」(列上 19:12)；那聲音流露了永恆真理的甘飴，使默觀者心靈陶醉³¹。

在注釋《厄則克耳》的一節經文時，額我略也討論「聆聽」的默觀經驗：「那時，在活物頭頂的穹蒼上發出一種響聲；活物即站住，就斂起翅膀」(則 2:25)。聖師認為「來自穹蒼的聲音」與「來自穹蒼之上的聲音」是有分別的。前者表示有關天使的言論，後者表示來自天主的聲音。當活物聽到來自穹蒼之上的聲音時，「即站住，就斂起翅膀」。這表示信德在默觀時專注於造物主的偉大能力，感到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於是他們「站住，斂起翅膀」，停止一切理智的活動，以「靜默的心」(*tacita mens*)聆聽天主那「不可言喻的智慧」，並接受祂無言的教導³²。

3.2. 以心靈的眼目觀看

額我略有關默觀經驗最常用的描述是「觀看」，而觀看的對象是「光」，如「真光」、「永恆之光」、「無形及不可見的光」……等；最多次出現的是「無限之光」(*lumen unscriptum*)³³。聖師也把默

30 *Hom. in Ez.* 2.1.18; *Homilies*, 277.

31 *Moralia in Job.* 5.36.66; *Opere*, vol. I/1, 449-451.

32 *Hom. in Ez.* 1.8.15-17; *Homilies*, 142-143.

33 參 Butler, *Western Mysticism*, 109-111.

觀者的理智比作「百葉窗」(slanting windows)，光線的進口處是狹窄的，但由於默觀者的愛，這光進來後可以在他心中擴展，使他心中的愛和熱忱增長。聖師又表示那懂得「持守心靈」(cor intus habet)的人才能領受默觀的光；這光是無形及超越圖像的，假如我們專注於外界的事物，企圖在思想中以有形體的圖像描繪這無形之光，那麼，這無形之光便無法進入我們的理智³⁴。

這在默觀時看到的超越圖像、非物質的光能在人心中帶來喜樂，聖師把這內心的喜樂稱為：「內在甘飴的甜美」，「內在寧靜的神味」，「寧靜的隱秘喜樂」³⁵……。但聖師也屢次提醒我們這種默觀的經驗是短暫易逝的，人的精神不能長久停留在默觀的境界。在默觀時靈魂對永恆的事物像透過鏡子般窺看；由於自身的軟弱，靈魂感覺受到抗拒，從這崇高的境界墜下。折回原來的處境³⁶。聖師在另一篇證道說，當靈魂在默觀時沉浸於內心寧靜的光輝中，但那些分心雜念的噪音很快又回來，使靈魂陷入困擾與昏暗中。因此，聖師引用《默示錄》的經文說：「天上靜默了約半小時」(默 8:1)；表示靈魂在默觀時享受的寧靜只能維持短暫的時間。³⁷

額我略也提示，人在現世透過默觀看見的光輝與聖人們在天上享見天主的性質不同，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候就

34 *Hom. in Ez. 2.5.17-18; Homilies, 347-348*; 額我略在同一篇證道提出排除圖像是進入默觀的必需條件 (*Hom. in Ez. 2.5.9*)，與這裏的言論前後呼應。

35 參 Butler, *Western Mysticism*, 113-115; 額我略格外喜歡以 *quies* (平靜) 描述默觀的狀態。

36 *Hom. in Ez. 1.5.12; Homilies, 90*; 參 *Hom. in Ez. 2.2.12; Homilies, 288*; 在此處額我略使用 *reverberatio* 一詞，即「折回」之意。

37 *Hom. in Ez. 2.2.14; Homilies, 290-291*.

要面對面的觀看了」(格前 13:12)³⁸。聖師表示沒有人在默觀時能以心靈的眼目正視天主「無限光輝的本身」(ipse incircumsriptus luminis radius)。人在默觀短暫地看到的不是天主本身，卻是在天主之下的存有事物。就如雅各伯說自己看見了天主，其實只是看見了與他搏鬥的天使(創 32:31)³⁹。

額我略認為《厄則克耳》的一句經文對這討論很有啓發性；先知稱自己看到的神視為「天主光榮之模仿的顯示」(visio similitudinis gloriae Domini)(則 1:28)；聖師解釋說，先知不稱他看到的神視為「天主光榮的顯示」，卻說是「天主光榮之模仿的顯示」，理由是當人尚在血肉之軀時不能觀看天主光榮的本身，只能看到這光榮的反映或模仿；在永恆中才能面對面地觀看⁴⁰。

3.3. 內心渴慕之火

「光」是額我略談論默觀的重要圖像，但聖師更多次採用的是「火」的圖像；與火、熾熱、焚燒有關的詞語在他的著作裏頻頻出現⁴¹。有時聖師也將光與火熱的圖像連在一起，例如他說默觀的光能在人心中產生使熱忱和愛增長的結果；聖師也把默觀者發出的言語比作閃電的光明，能在聽者心中燃起渴慕之火⁴²。

默觀與渴望的密切聯繫格外基於兩個原因：其一，默觀的經驗是短促易逝的，因此，在人心中掀起對天主更大的渴慕之情；其二，默

38 *Hom. in Ez.* 1.5.12; *Homilies*, 90.

39 *Hom. in Ez.* 2.2.14; *Homilies*, 289-290.

40 *Hom. in Ez.* 1.8.30; *Homilies*, 154-155; NRSV 則 1:28b 的譯文是：“This was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keness of the glory of the Lord.”

41 參 McGinn, *Growth of Mysticism*, 39.

42 *Hom. in Ez.* 2.5.17; *Homilies*, 347; *Hom. in Ez.* 1.5.13; *Homilies*, 91.

觀的經驗像透過鏡子觀看，是永恆中享見天主的提前嚐味；因此，默觀者心中熱切渴望將來面對面享見天主的圓滿喜樂。聖師引用《雅歌》新娘的話表達這種渴慕：「夜間我在床上，尋覓我心愛的；我尋覓，卻沒有找著」（歌 3:1）⁴³。聖師也多次引用聖詠的詩句表達靈魂的焦渴：「天主，我的靈魂渴慕你，好像牝鹿渴慕溪水」（詠 42:2）。由於額我略強調愛與渴慕是默觀的主要因素，他被譽稱為「渴慕聖師」（Doctor of desire）⁴⁴。

透過厄則克耳先知神視中看到的異像，額我略說明這渴慕之火是來自基督本人和聖神的，聖師闡釋以下經文：

「在這狀如寶座之上，有一個外貌像人的坐在上頭。我望見在他相似腰部的上面，好像有發亮的金屬，內裏和周圍好像一團火。我又望見在相似腰部的下面，好像有火的形狀，周圍有光環繞。環繞在周圍的光，狀如落雨時雲彩中所出現的虹霓。」（則 1:26-28）

聖師解釋那坐在寶座上外貌像人的便是降生成人的基督。那外貌像人者腰部以上的火，聖師解作在降生前，天使在天之上瞻觀基督天主性的光榮時，對祂產生的熱愛；而腰部以下的火卻表示降生後，世人受到基督人性的吸引，對祂表達的愛；聖師指出是同一的基督在天使和世人心中燃起對祂的愛火⁴⁵。聖師繼續解釋《厄則克耳》的經文：

43 *Hom. in Ez. 2.7.11; Homilies, 384.*

44 參 Leclercq, *Love of Learning and Desire for God*, 25-36; *Idem et a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vol. II,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Seabury, 1968, 25-29.

45 *Hom. in Ez. 1.8.23,26,28; Homilies, 149-153*; 額我略引述聖經，解釋「天主是吞滅的

「環繞在周圍的光，猶如落雨時雲彩中所出現的虹霓」；聖師表示虹霓的彩色中也帶有「水」與「火」的顏色（即藍色和紅色），因此，虹霓可以象徵聖神。在基督來臨後，聖神的德能也在世界上彰顯出來，祂以水洗淨信徒，並在他們心中燃起神聖的愛火⁴⁶。就可以說，在人心中的愛火是來自基督及祂的聖神的。

這渴慕之愛不但來自基督，而且也指向基督。額我略引述厄則克耳先知有關聖殿的神視：「他來到面朝東的門樓……量了內室：長一竿，寬一竿」（則 40:6-7）。聖師以《雅歌》的「洞房」(thalamus)詮釋聖殿的「內室」，說這「內室」表示那些藉著愛與新郎結合者的心靈，這些靈魂燃燒著對新郎的渴慕，他們已失去對現世事物的留戀，唯獨對所愛者懷著深切的渴望和愛慕之情。聖師又引用《雅歌》新娘出自肺腑的話以表達這內心的渴慕：「我因愛受到創傷(vulnerata caritate ego sum)」（歌 2:5）。聖師表示那些感受不到這愛的創傷的心靈才是真正患病的，愛的創傷反帶來心靈的健康和喜樂⁴⁷。

受了愛的催使，人靈渴望能早日目睹新郎的面容，但因為尚須留在這世界上，未能立時如願以償，這造成內心的創傷——因愛成疾。在這受創傷和等待的時期，唯一的安慰是看到自己的等待能對人有益處，可以把自己內心的火通傳給別人，使他們也在自己的心中燃起對天主的愛火。聖師表示這便是那些因愛成疾的人在耐心等待時能有的

烈火」（希 12:29；申 4:24）；“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God is said to be a fire because He kindles with the flames of His love the minds which He fills.” (153).

⁴⁶ *Hom. in Ez.* 1.8.29; *Homilies*, 153-154.

⁴⁷ *Hom. in Ez.* 3.3-8; *Homilies*, 298-299. 《雅歌》2:5的經文，額我略用了古拉丁本：vulnerata caritate（因愛受創傷）；思高譯本作「因愛成疾」。

慰藉⁴⁸。

4. 默觀生活與服務生活

默觀是額我略聖師著述的主題，在談論這主題時，他也多次討論默觀生活與服務生活彼此的關係。從他個人的歷史來看，這不是一個純理論的問題，卻是切身的問題。當聖師在君士坦丁堡出任教宗代表及日後在羅馬當教宗時，由於職務的繁重，使他常懷念以往作隱修士時享受的清靜及默觀氣氛。就可以說，在眾多教父聖師當中，額我略對這兩種生活的關係作了特別深入的反思。

4.1. 兩種生活的比較

對於這兩種生活方式額我略採用了傳統的名稱：「默觀生活」(contemplative life) 及「服務生活」(active life)。他解釋 active life 表示從事對近人以愛德事工或服務工作，包括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因此，中文可譯作「服務生活」。而 contemplative life，即「默觀生活」，表示專注於對天主的愛，一心渴望看見天主的聖善；但不從事外在的服務工作⁴⁹。聖師指出對近人的仁愛工作；是當人生活在這世界上時才會遇到的需要；為此，在現世生命結束時，服務生活也隨著完結。但默觀生活剛好相反，我們在世界上只能像透過帳幔一般觀看天主，在永恆中才能面對面享見天主，那時才開始圓滿的默觀生活。由於默觀生活是永恆的，額我略依從奧思定的意見，認為默觀生活高於服務

48 *Hom. in Ez. 2.3.9; Homilies, 299.*

49 *Hom. in Ez. 2.2.8; Homilies, 285-286.*

生活⁵⁰。

額我略也將這兩種生活與一些聖經人物作比較，瑪爾大和瑪利亞是這方面的最佳人選。瑪爾大忙於伺候的工作，代表服務生活；瑪利亞坐在主的腳前聽祂講話，代表默觀生活。聖師指出兩姊妹的作為都是好的，耶穌稱讚瑪利亞是因為她「選擇了更好的一分，是不能從她奪去的」(路 10:42)。聖師認為這話表示默觀生活是更好的一分，且將在永恆中延續，不會終結⁵¹。

額我略也把這兩種生活方式比作雅各伯的兩個妻子，他舅父拉班的長女名叫「肋阿」，這名字有「勤勞」之意；她雙眼無神，但勤於操作，且富於生育子女；聖師把她比作服務生活。拉班的幼女「辣黑耳」，表示「看見事物的開端」；她雙目明亮能察看事物的根源，但不能生育；聖師把她比作默觀生活。聖師指出默觀生活由於不從事服務或施教的工作，因而不能產生精神的子女；他認為這是默觀生活美中不足的地方。拉班按當地習慣先把長女嫁給雅各伯，過了七天才把幼女也嫁給他為妻。這樣，雅各伯先後娶了肋阿和辣黑耳，並終身與她們度夫妻的生活(創 29:16-30)。聖師解釋這表示人必須首先度服務生活，然後進入默觀生活，並且必須一輩子保持這兩種生活方式的配合⁵²。

4.2. 兩種生活的配合：「混合生活」

在比較了兩種生活之後，額我略提出對於默觀生活與服務生活彼

50 *Hom. in Ez.* 2.5.12; *Homilies*, 342-343; 參有關奧思定的意見，參 McGinn, *Growth of Mysticism*, 75.

51 *Hom. in Ez.* 2.2.9; *Homilies*, 286.

52 *Hom. in Ez.* 2.2.10-11; *Homilies*, 287-288.

此關係的解答，聖師的意見不是要人從兩種生活方式中選擇一種，卻是要把兩種方式配合，成為日後多瑪斯(Thomas Aquinas)所稱的「混合生活」(mixed life)⁵³。額我略對這課題的反思首先是回答教會內負起牧者職責的神職人員的問題，其次也是為了解答隱修士，尤其負有鐸職隱修士的艱難。當然，聖師的討論也可以更廣泛地應用於一般信徒身上；事實上，聖師認為天主把默觀的神恩賞賜給教會各階層人士，包括在俗的信友⁵⁴。

額我略表示一位模範的牧者，或稱「當道者」(praedicator)，不該為了喜愛默觀生活而忽略使徒工作；或為了服務的急切需要而把默觀置於次要地位。聖師指示基督本人給我們留下了榜樣，祂白天在城市中施教行奇蹟，夜間卻獨自在山上祈禱。祂訓示宣道者不該為了喜愛祈禱而放棄服務，或為了過度的工作而忽視默觀的喜樂；但該從默觀的寧靜中取得靈感，作為從事宣道時傳授給別人的神聖內容⁵⁵。在基督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混合生活」的完美榜樣。

額我略叮囑牧者必須把默觀與服務配合，理由是兩者相輔相成，是彼此補足的。聖師注釋厄則克耳先知在神視中看到四「活物來回走動，迅速有如閃電」這經文(則 1:14)，聖師把活物的來回走動解作默觀與行動的交替，他指示牧者須由行動轉向默觀，又由默觀走向行動，兩者循環替換。聖師認為默觀表示注意的集中，及精神的提昇，容易使人感到疲乏；因此，從事點觀的時間不能太長，待過了一些時

53 參 Butler, *Western Mysticism*, 265-266; McGinn, *Growth of Mysticism*, 75-79; McGinn 稱譽額我略為“Doctor of the Mixed Life” (79).

54 *Hom. in Ez.* 2.5.19; *Homilies*, 348.

55 *Mor. in Job.* 6.37.56; *Opere*, vol. I/1, 529-531; 參 *Mor. in Job.* 28.13.33; *Opere*, vol I/4, 57

候便須返回行動，然後又再進入默觀，這樣兩者不斷交替⁵⁶。

額我略有關默與服務的配合，其中格外重要的意見可見於他對《厄則克耳》另一經文的注疏，先知在神視中看見聖殿四周的圍牆，有人「用測量的竿量了牆：寬一竿，高一竿」（則 40:5）。聖師解釋這聖殿圍牆可以象徵教會或個別人靈，牆的寬度代表對近人的愛，而高度代表對天主的認識；圍牆高度與寬度相等，這表示我們愛近人的寬度相當於認識天主的深度。我們越能伸展對近人的愛便越能加深對天主的認識；反過來說，我們越是認識天主也越能愛近人⁵⁷。聖師的用意是要把這反思應用於默觀與服務的關係，當人越是透過默觀加深對天主的認識，便越會感到熱衷於與別人分享的需要，使別人也能更認識愛慕天主。

額我略表示那偉大的宣道者保祿便是懷有這種精神，他固然渴望脫離現世的生命，與基督結合；但為了信徒的好處，他卻甘願留在這塵世，以便繼續履行宣講和服務的工作（斐 1:21-26）。對天主的渴慕以及願意導引別人歸向天主的熱衷在保祿心中互相響應，表現了默觀生活與服務生活配合的典範⁵⁸。

結語

在《厄則克耳證道集》額我略聖師詮釋厄則克耳蒙召作先知的的神視（上卷），及先知有關於聖殿的神視（下卷）；這《證道集》也給我們留下聖師有關默觀的重要言論。《證道集》雖然不是有系統地討論這主題，但在多篇證道裏聖師講解了有關默觀的重要課題，如談論

⁵⁶ *Hom. in Ez.* 1.5.12; *Homilies*, 89-90.

⁵⁷ *Hom. in Ez.* 2.2.15; *Homilies*, 291-292.

⁵⁸ *Hom. in Ez.* 2.3.10-11; *Homilies*, 299-300.

觀默必需的準備，提供有關默觀經驗的描述，討論默觀生活與服務生活的關係等。因此，本書可視作論默觀的手冊或指南。

在解釋《厄則克耳》時，額我略用了寓意釋經方法，他按照教父傳統提出聖經不同層面的意義，即「文字」或「歷史意義」，及「屬靈」或「神秘意義」，而屬靈意義又包含寓意解釋及倫理意義。額我略詮釋《厄則克耳》的目標在於透過文字或歷史意義顯示隱藏著的屬靈意義；依照教父傳統，發現聖經的屬靈意義便是默觀的主要內涵。因此，默觀成了《厄則克耳證道集》的主題。

額我略聖師被譽稱為連貫教父傳統與中世紀靈修的橋樑，本文格外討論了聖師在三方面承先啓後的橋樑作用。首先，額我略在釋經時依從教父方式，不但採用寓意釋經法，也廣泛引用聖經不同部分的經文以解釋《厄則克耳》，或談論有關默觀的主題⁵⁹。透過《厄則克耳證道集》聖師提供了寓意釋經的示範，他一面繼承了奧力振和奧思定的釋經方法，一面也發揚了這種寓意釋經，使成為中世紀普遍採用的釋經方法⁶⁰。

額我略的第二項橋樑作用是談論默觀的「經驗」，聖師指出默觀必需的準備是排除一切思想雜念及圖像，使注意力從外界返回內心，然後再通過自己，歸向天主；這是繼承了奧思定提出的進入內心，歸向天主的靈修途徑。但額我略更詳細地談論默觀的經驗，描述如何以

59 以下是一些額我略引用來談論默觀的聖經題材：雅各伯與天使搏鬥，厄里亞在曷勒布山上聽到「輕微細弱的風聲」，《雅歌》描述新娘與新郎的關係，以及肋阿與辣黑耳，瑪爾大與瑪利亞兩對姊妹等聖經人物。

60 參 Henri de Lubac, *Exégèse médiévale. Les quatre sens de l'écriture*, Paris: Aubier, 1959. 537-548: "Le moyen age grégorien".

心靈的耳朵聆聽天主的聲音，以內心的眼目去觀看天主的光輝，以及在心中燃起對天主熱切的渴望等；聖師對默觀經驗的描述影響了日後一些中世紀靈修作者深入分析默觀經驗的趨向。

額我略的第三項橋樑作用是對於默觀生活與服務生活關係的反思，這是聖師特別關注的問題。在這方面他也接受了奧思定的意思，認為服務生活只限於這個世界，而默觀生活將在永恆中延續、沒有終結；因此，默觀生活高於服務生活。但額我略也清楚表示，就如愛主愛人構成同一愛德的兩面，默觀生活與服務生活也必須彼此配合，不可分離；聖師指稱基督本人及偉大使徒保祿是這方面的最佳榜樣。日後聖多瑪斯提出默觀與服務配合的「混合生活」，稱之為最完善的生活方式；指示了「在行動中作默觀者」(contemplative in action)的靈修途徑。由此可見，額我略聖師對西方拉丁教會靈修傳統，尤其有關默觀的訓導，扮演了承先啓後的橋樑角色，堪稱為中世紀靈修大宗師。